



一级学员勋章

□张世勤

穿上迷彩服,走上训练场,既是即将开展的学习进行预热,也是把一伙“散兵游勇”迅速捏合成“正规军”的有效举措。29名学员,分成三个班,立正,稍息,打敬礼,慢慢有板有眼。对于这伙“民兵”和“游击队员”出身的机关客,一声列队,便能整出一道整齐的墙面,着实不易。好在,学员中有几位真正的老兵,他们早年都在部队大熔炉里熔炼过,一招一式仍透出当年的风采。有他们做中流砥柱,学员们便有了看齐意识。

不外出,不会客,不饮酒,不迟到,不旷课,不请假。至少是“六不”,都是在入校前就签下承诺保证书的,因此每人提着一袋子书,走向教室的步伐就表现得格外坦然。其实,这些年我早已落下个毛病,就是喜欢听课。一听说哪里有讲座,心里就痒痒。我从内心认定,讲课人都是思想者和研究者,即使他思考得还不够深,研究得还不够透,那都没关系,难得他的三言能入耳,两语能入心,一声能入脑,对自己就是一种累积,就是一种营养。因此,对每位老师的授课打分,常常下不去手,总想尽可能往高处打。但同时,大家又都是从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摸爬滚打,一路峥嵘岁月走过来的,自然早已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丰富的工作经历、长年的实战经验和一定的理论累积,也的确让授课者哪怕微小的瑕疵也难以遁形。对讲浅者,大家会深觉遗憾。对精彩者,大家会不吝赞美。因此,饭后校园的散步,已不仅仅是散步,那是课堂的延续,是完全称得上精彩的第二课堂。

正是秋天,满园清香。红白搭配的建筑,分列在近400亩的地面上,夕阳的余晖染出一道道金色,塑胶小路有红有蓝,曲折蜿蜒,清溪相伴。紧闭的校门,呵护着一片书香。大家三三两两,一边散步一边交谈,一边碰撞一边争执,一边攻防一边说笑,一边卓尔不群

一边虚怀相融。他们的背影,一个个看上去都十分厚重。他们的笑声,一声声听上去都十分爽朗。

一周的现场教学,把学员们撒进了八百里沂蒙。这片红色的土地,足以让大家完成时空穿越,去体味它的广袤、壮阔和雄伟。当年,这片土地上的党政军民共同缔造了伟大的沂蒙精神,孟良崮的高度那是早已写进世界战争史的,留田的缺口一直保存着汉斯·希伯的目光,大青山的树木一直还保持着突围的姿势,红嫂的乳汁依然闪耀着母性的光辉,火线桥下依然露出沂蒙女人的肩膀。1947年5月16日下午孟良崮战役结束后落下的那场雨,虽然落在我父亲的身上,但从此也让我的衣服很难晾干。因为所有的红色基因都是种子,它们一直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

当年,抗大一分校的女学员需要轮流去附近村庄做群众工作,轮到谁,谁便去教务处领一枚手榴弹,然后才会上路。这是校方的规定。这枚手榴弹显然不主要是为扔向敌人,而主要是为自己保身。用一枚手榴弹保身,后果可想而知。但她们仍然谈笑风生,义无反顾。那么,我们今天的群众工作还有那么艰难吗?

几十节课程下来,大家都忙于各自的结业论文和自我总结,有的学员着急,说:“怎么办,我还没写呢!”有的学员便劝:“那么认真干吗?”恰恰是说不用那么认真的那个人却是最认真地写出了有分量的学习体会。这是什么战术?显然是把麻痹敌人的战术给用上了。其实说到底,大家骨子里都是认真的人,而且这也就是在工作中早就形成了的。

有个学员拿到了结业证书还不满足,我说:“好办,以我的观察,给你颁发个一级学员勋章一点也不为过。”

学习已经结束了,这位同学还没忘打过电话来,询问我一级学员勋章制作好了没有,什么时候颁发。

词选(七)

□蒿峰

曲江秋·感时

时光过晷。叹落拓人生,韶华易逝。习剑学书,青灯皓首,谓求仁明义。艰苦更励志。几风雨,情难系。纵目天迷处,烟波浩茫,此身如醉。

可悔,平生所艺,都消磨、匆匆日里。凄然思故园,砚池何在,心苦沾泪衣。梦回似海浮生,繁华过眼行而已。算只有、逍遥壶天化外,把心留寄。

沁园春·记梦

荡荡中天,一片空浑,似鲲似鹏。看关河阡陌,地平如砥,何休何止,无去无迎。渴饮寒泉,饥餐英草,天地为家乐一生。此情快,

坐享山与水,猿啖同形。

惊回梦远残更,又起看,清辉照敝扃。正雪敲冷陞,荒灯明灭,壁环如縲,何处泉声。心慕闲云,身为俗役,碌碌忙忙且苦形。抚剑叹,那人生流水,谁主春荣。

六丑·读史

正穷经究史,叹青鬓、光阴虚委。圣贤道统,生来知蜀事。社稷平治。丈夫身如寄,班超投笔,道封侯之志。凌烟史简何人贵。李杜苏黄,浮沉小吏。儒巾误身堪愧,但荒抛旧圃,风雪千骑。

穷通天意,尽浑然渺矣。北渡三声绝,时运异。牢笼秀士金紫。是英雄杰俊,且为君使。才高耶、不明机诡。凭落得、坎坷尘途促蹇,枉嗟噫戏。身无主、逐浪随骥。烟瘴路、杖屦为闲客,严陵钓子。

【时光留痕】

我们的三十年

□马世琳

我与她差了个而立之年。现在我20多岁,她50多岁。根据全国人均寿命计,以后能陪她的时间差不多也是个而立的年岁。

时间就在那儿,变也是我们,不变也是我们。

即使小时候记忆模糊,但也仍记得她年轻时的样子。以前的她很美,很精致,也有一头黑黑的长发,也曾是个满怀憧憬的小姑娘,也曾对生活充满热情,也曾像现在的我一样。年轻的她热情、奔放、能干,什么事在她手里总是完成得又快又好,就好像那时候她的个性——强势而又坚定。

小时候的我,觉得她就是我的一切,她的一切我都欢喜。那时候的我总爱模仿她,黏着她,就好像我是她的影子。她是那时的我的一切,我总是学她,学她的样子,学她说话——是不是这样,我就能成了她?

小时候家里穷,能填饱肚子的饭菜就那么几类,但无论她做什么,我都觉得好吃。最怀念的,是她用大锅蒸的馒头。满院子飘着馒头香气的时候,我就已经等在锅前了。每次总要迫不及待地见馒头们第一面,百等不厌。那时候用木头或秸秆作燃料,蒸出来的馒头带着烟火气,咬一口满嘴甜味儿。现在的馒头用发酵素,机器做出来的,那个时候的不是,那时候的带有人情味儿。

后来啊,我们搬家了,搬到了城市。好像不只换了地方,换了的还有我们。时代在变,我们也在改变,变的不仅是容貌,还有我们的内心。

在我眼中,她开始失去光芒,变成了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我知道,是因为我。她变得小心谨慎,变得战战兢兢,变得斤斤计较,丝毫没有之前的强势与个性。我知道,是因为我。我成了她的软肋,也将成为她以后的铠甲。

十几岁的我,有段时间一直处在青春期的边缘,活得暴暴躁躁,一点就着。就这么吵吵闹闹地走进了大人的世界。

成长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可以独当一面,可以一个人面对孤独了?也许是因为成长的慌张,对自己不自信,对自己不作为的

无力感,我试图去用坏脾气遮掩,以此证明自己已经长大,已经成了你,长成了年轻的你。

我们开始争吵,开始互相指责,开始出现了对各自变化后的不适应。我们吵架,我嫌弃她啰里啰唆,不解她的转变,嫌弃她的慢吞吞,嫌弃她的谨小慎微,嫌弃我们城里的家,嫌弃现在的日子,嫌弃的还有成长中的我。我觉得她不像一个妈妈,没有别人家妈妈该有的样子,我也不像一个孩子,没有那么乖巧懂事。

我们都在生活中扮演着自己对各自角色的理解,缺少了沟通和交流。但割不断的是我们对彼此的爱和包容。是的,时间会证明一切,总有一个节点或一个契机,让你进入下一个阶段该有的样子。你进入了中年,而我进入了青年。

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像;有时候又觉得,我们不像。是啊,你不是我,我也不可能成为你。有些东西,是要去铭记,要去经历,来入世间一遭,都在学着做人做事做自己。后来才明白,为什么书上说: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也许会有不足,缺少经验,但他们一定是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

最近看过一部影片,结尾部分耐人寻味。父亲与儿子是深山里的农户,父亲一辈子种茶,儿子却半辈子研究咖啡、种咖啡,两人冲突很深,互不理解。可是,父亲最后买来了儿子的咖啡,儿子亲手为父亲泡咖啡。父亲说:“太难喝了。”儿子笑了。“你笑什么?”“以前,你给我喝茶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讲的,但心里我不是这么想的。”父亲说:“你也喝。”儿子答:“我想喝茶。”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也许我们中间差了好几十年,但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爱的连接,也不妨碍我们之间爱的传承。也许年少时,我们互相不理解,但最后,因为爱,因为包容,我们才成了彼此最亲的人。

我说,我能感觉得到自己在长大,有没有哪一瞬间,让您觉得我长大了?你说:没有,有我在,你永远都是小孩子。

她不会在我面前说些什么,但我希望,我能成为她的依靠,就像十年前的她和我。

我们,来日方长。